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鼯前定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屨以走屨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耿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養接我使我不得爲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  
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  
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與問之曰文公其謂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  
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乘邊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  
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  
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邊豆茵席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  
國君蔽土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  
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  
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管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  
以爲已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  
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  
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  
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  
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  
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  
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眾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



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綺綺縠劇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

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閒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其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

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惟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所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鬻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自含而餽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



之壺食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箚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  
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盜侍兒私通盜  
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盜自追遂以侍  
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盜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盜校司馬夜  
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不信曰公何爲者  
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敬對曰公見親吾  
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  
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  
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  
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

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瘡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眾人畜臣臣亦眾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在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太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



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  
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  
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  
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  
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  
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  
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  
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  
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  
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

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寃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

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同之景公問云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脇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



頌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之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

省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

爲戲乎溘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  
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  
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  
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  
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  
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天堂上之人親  
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眾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  
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  
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  
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



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尙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兩歎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用之而使歎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歎以鞭扶織織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別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六終



說苑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尙其德

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  
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  
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  
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  
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  
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隨故夫治國  
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  
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  
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  
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

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龍聲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



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眾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眾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申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鮒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  
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  
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  
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  
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  
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  
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  
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  
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  
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  
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



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問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

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慝下不陰害不幸官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

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巨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巨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巨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



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  
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  
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  
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其  
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  
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曰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不美  
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  
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謀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家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

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臣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二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  
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  
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  
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  
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書曰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  
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書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

爲魚也博而厚味必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  
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必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  
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  
三曰王事若糞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  
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  
待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  
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  
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其焉助其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  
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  
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  
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  
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  
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  
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  
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

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眾恭以潔可以親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  
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  
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  
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入也不  
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  
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  
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鶴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苟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

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具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人則修琴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



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進則善無由入矣

復彙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彙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

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纒枝曰地  
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  
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下失地而民知  
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惜焉詩所謂彼  
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  
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  
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人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  
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

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  
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  
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  
不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  
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  
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  
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  
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  
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  
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

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  
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  
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  
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  
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鞞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  
馬出與人相犯也曰鞞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  
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  
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  
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  
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



而貧者必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事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蟋蟀之聲猶尙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山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說苑卷七終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不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的屠與仇讐僕庸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士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

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  
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眾暴寡強劫弱南夷  
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  
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勸荆蠻以尊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  
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  
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  
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莖季子并冀州揚威于  
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  
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  
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  
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其惟五始之  
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  
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  
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  
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  
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  
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

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  
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  
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  
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  
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  
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  
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  
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勝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  
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  
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  
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

於宋而卒相中山范曄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  
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  
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  
枯死於中野譬猶絲繇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  
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嶮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  
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  
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  
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自節知矣由



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潛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  
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克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  
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  
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



務多而務得賢後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  
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  
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  
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  
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  
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  
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  
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  
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  
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楚舉兵而攻齊  
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眾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

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御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天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

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聖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夫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口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巨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  
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  
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闕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  
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臣負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  
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  
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  
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  
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無取  
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  
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  
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  
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  
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卽見者十二人窮巷白  
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

此者豈其無管仲歟茲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向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單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滄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滄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滄于



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騁騶騏驎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眾王好味矣古者有毛膚西施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繪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



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  
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  
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薦鷺有餘粟紈素  
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  
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  
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  
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  
聞之其閭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  
之閒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  
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  
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人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  
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  
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  
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  
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  
也吾聞之以眾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  
公且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  
有道而能不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  
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  
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  
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  
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  
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  
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  
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



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  
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  
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  
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  
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曠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  
不愛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  
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  
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  
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



權提鼓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

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鄩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尙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劓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臨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厭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



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盃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螯者宜不沴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官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忌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眡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眡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蓋王車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忌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眡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愛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鱗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立死而後上可以來告未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人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肖而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不肖者雖欲無心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八終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隱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  
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  
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  
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  
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  
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  
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  
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綈右朝服曰吾鼓  
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

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劓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  
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夫人言曰  
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等瑟  
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  
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  
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  
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  
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  
屏鐘鼓除琴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人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

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人曰有客以鬼道問曰  
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士耦人方與木梗人  
語木梗謂士耦人曰子先士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  
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束圍之桃也刻子  
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  
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  
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  
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  
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  
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  
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  
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  
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訕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  
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  
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  
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  
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  
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  
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萑陽  
宮一本作棧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

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  
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  
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  
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  
非畏死人也走人白之茅焦已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  
者人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  
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  
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  
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  
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次急聞也不審陛下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  
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  
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  
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  
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蕢陽宮  
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  
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  
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  
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人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毀咎而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曰者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邱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謝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昔幾能上德公之勇

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  
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陞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  
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  
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  
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銘之增以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

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

如黃之狗箇銘之增敗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筮甫伏將筮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

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筮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筮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

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



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齒箝之增逐舟之姬務治平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王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

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止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止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止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辱率百姓以守宗廟

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  
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  
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  
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  
君之愛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  
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  
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簞籩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  
曰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拊竽  
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  
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  
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  
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  
千人一作人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



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蔣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

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微辛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

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  
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  
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  
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  
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  
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  
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  
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  
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幸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重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開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  
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  
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  
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  
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  
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

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之乃以擘木木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葉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  
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  
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  
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因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者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謬謬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謬謬之臣父無謬謬之子兄無謬謬之弟夫無謬謬之婦士無謬謬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

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  
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  
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暹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俞盛之

今而益章昆吾自牖而滿意窳高而不衰古備時而虛見  
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  
得人其耳矣曰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  
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  
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敝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  
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敬中則正  
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  
敬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  
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  
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撻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撻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撻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撻曰嘻是已常撻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撻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撻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撻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



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  
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  
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  
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  
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  
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  
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

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  
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  
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屠巢其窟魚鱉以淵爲淺而穴穿其中然所以得者卽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祭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日政外二曰女厲三曰某

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福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追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如妾不  
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  
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  
罰不中足以亡內失歡心足以亡外媾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  
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意傲未嘗肯  
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媿大之行甚  
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  
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  
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  
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者矣國家內得



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待之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乎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眾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

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謫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邱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王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方之承或在塗見道則巾弊布冠蒙而衣其名曰丹卓子

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慚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



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  
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  
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  
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  
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  
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  
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  
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懷侯送之曰先生將去母之山東矣獨無一言



以教申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諸君君知夫官不與  
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  
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  
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  
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  
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  
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  
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  
仲半棄酒桓公日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  
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

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

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強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  
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殺  
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  
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  
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  
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  
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  
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  
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  
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  
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何人熒熒不滅炎  
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  
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  
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  
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  
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齊魯侯  
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  
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  
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  
人音少進見之巨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  
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巨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巨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  
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  
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  
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  
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  
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  
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躅此  
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  
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  
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譏謔亂正心眾口使意回  
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洩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  
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

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  
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窞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  
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  
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  
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  
五木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  
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  
褻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  
安哉尙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尙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矧鵲位得而加之虎  
豹爲猛人尙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  
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  
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  
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